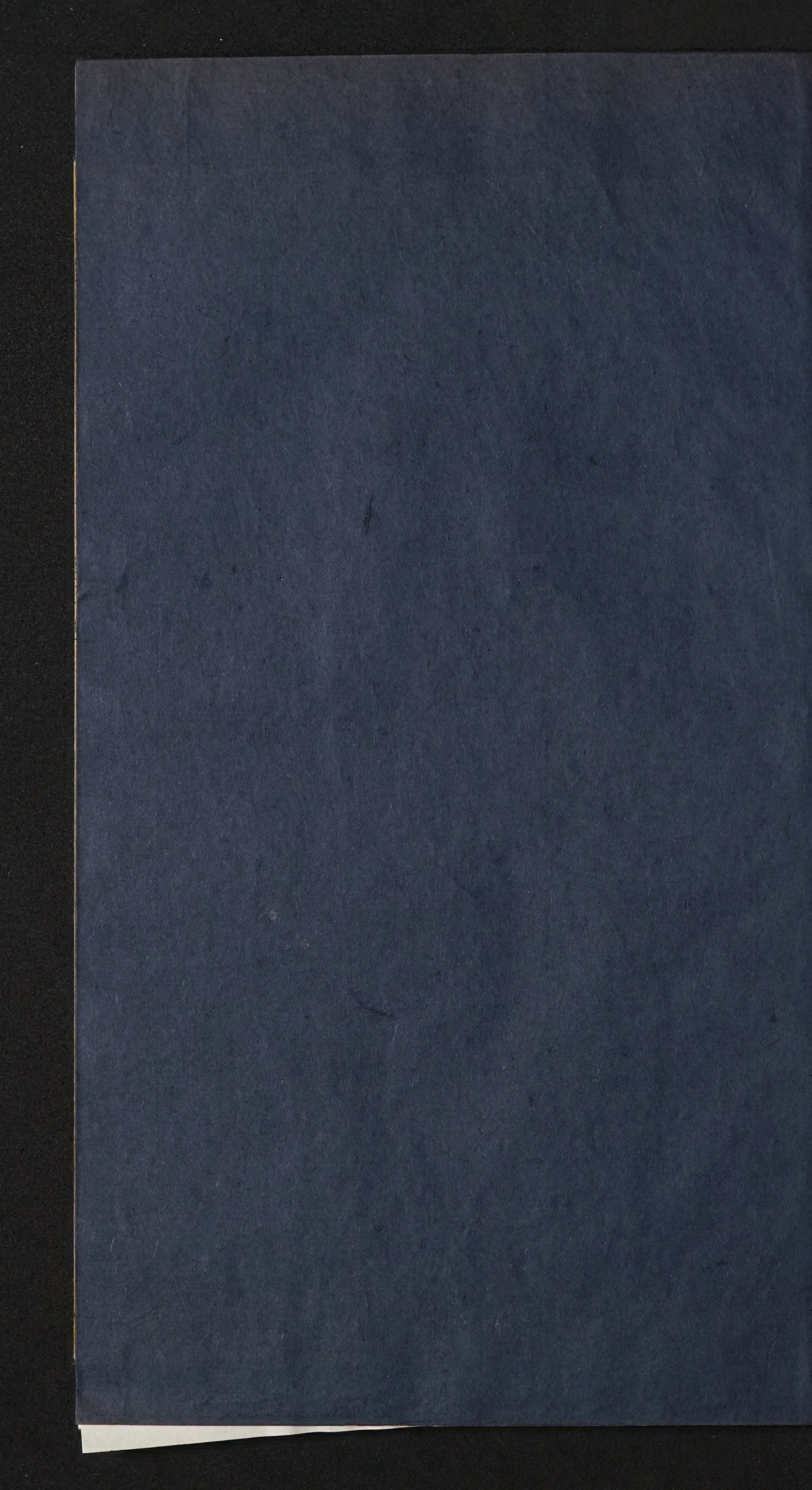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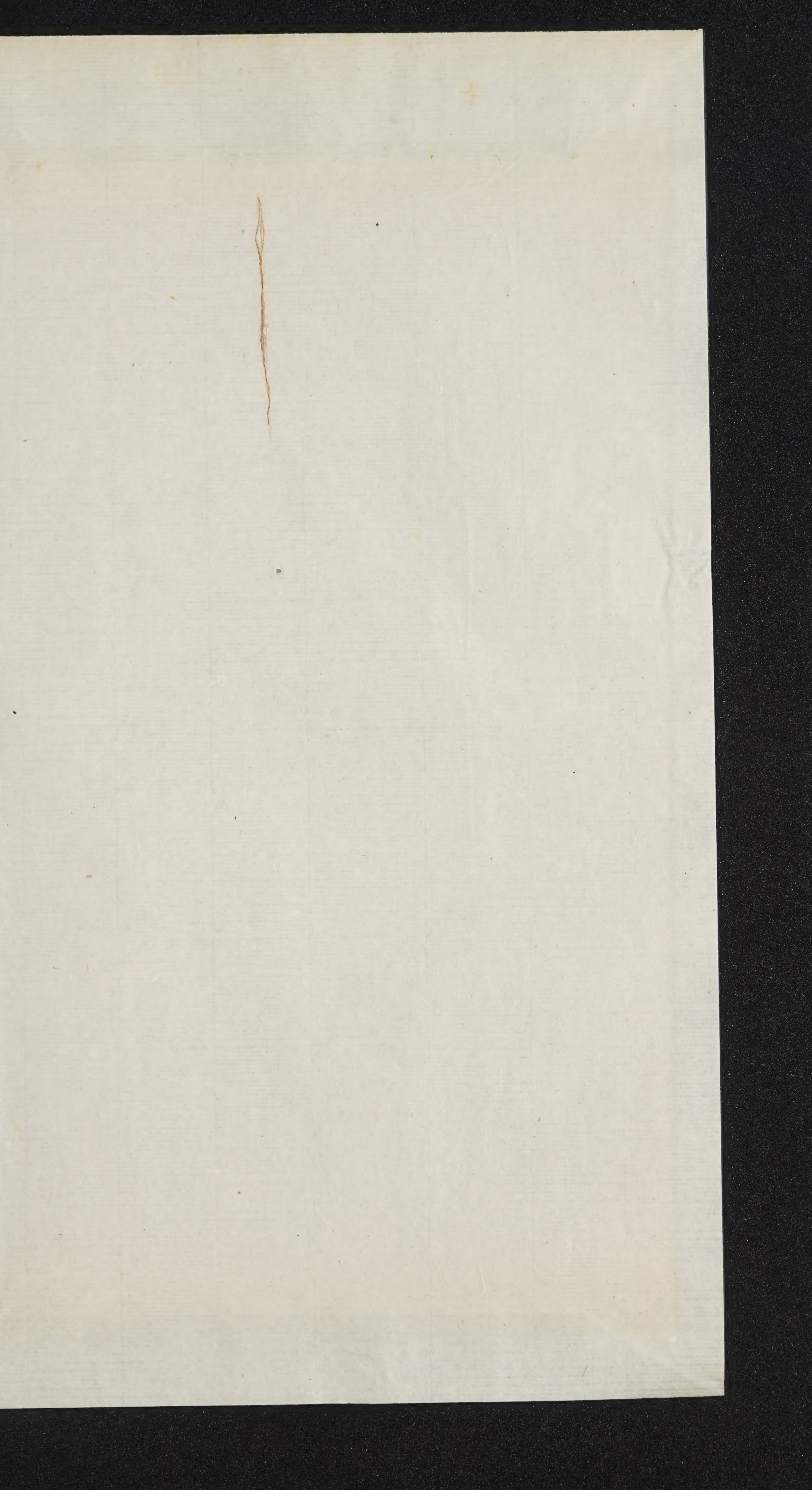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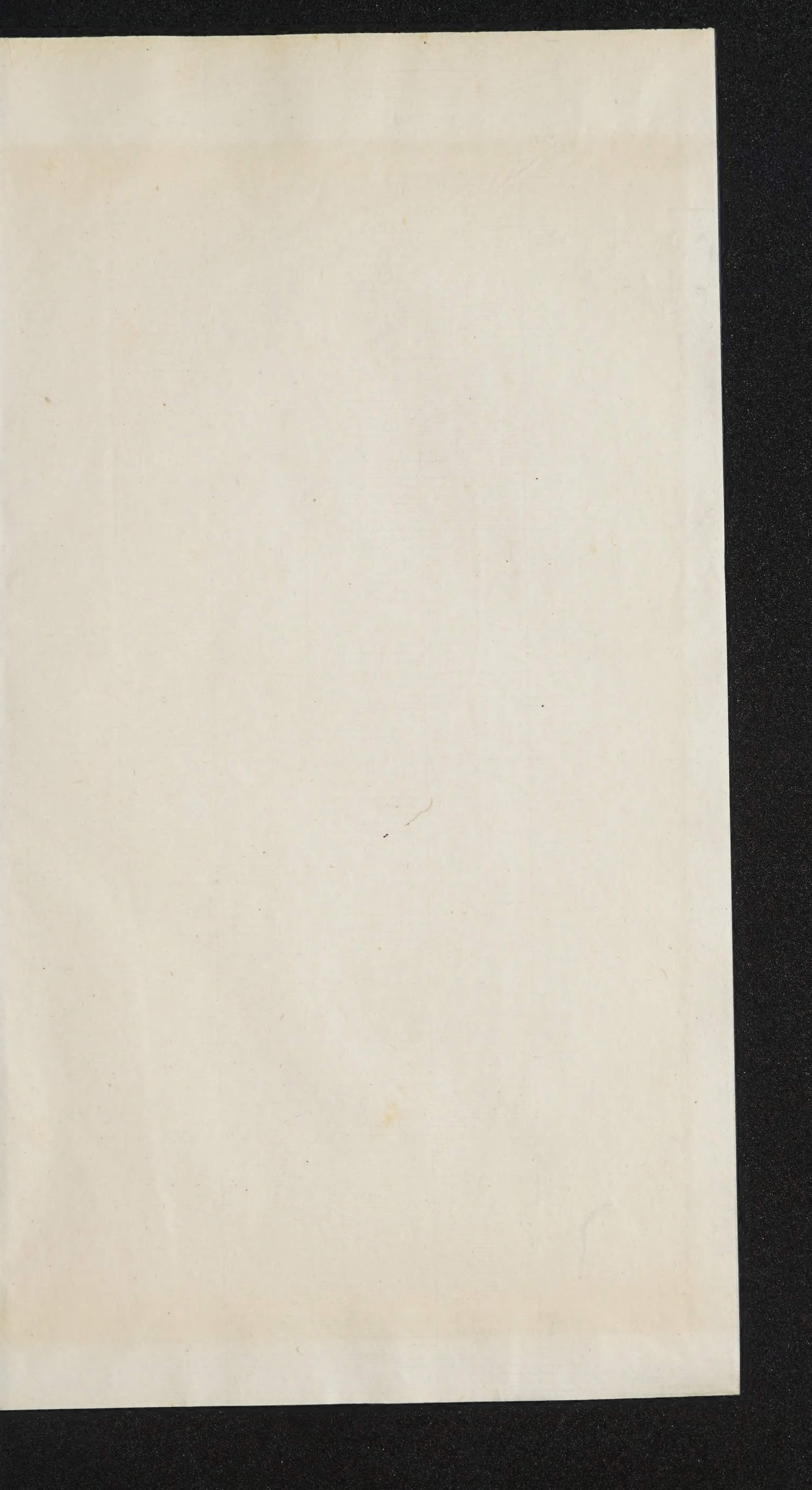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四

長洲許自昌元祐甫校

樂府

關山月（士贇曰）關山月者樂府鼓角横吹十五曲之一也王褒詩云無復漢地關山月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

（齊賢曰）吳氏語錄曰太白詩如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不褊淺矣天山在唐西州交河郡天山縣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緩聲歌曰長風萬里舉玉門關在唐沙州燉煌郡壽昌縣西北天山至玉門關不爲太遠而曰幾萬里者以月如出於天山月非以天山爲度也（士贇曰）漢書霍去病遂至祈連山顏師古曰卽天山匈奴呼爲祈連蒼茫雲海見一卷註

漢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

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

（齊賢曰）史記韓王信降匈奴引兵至晉陽城下高祖往擊之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四十萬騎圍高祖於白登七日徐賁注平城在鴈門唐書哥舒翰築城青海上吐蕃攻破之移築龍駒島吐蕃不敢近青海隋西域傳吐谷渾城在青海西十五里（士贇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書匈奴傳云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即此也服虔云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還嚴助傳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

戍客望邊邑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嘆息未應閑

（齊賢曰）恨賦曰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曹子建七哀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

愁思婦悲嘆有餘哀邑一作色開一作還士贇曰史
漢高紀士卒皆歌思東歸曹植詩盛年處房室中夜
起長嘆潘岳詩
撫琴長嘆息

獨漉篇士贇曰獨漉篇卽拂舞歌五曲中之獨
祿篇也特太白集中祿字作漉字其間
命意造辭亦模倣規擬特古詞爲父報仇太白
則爲国雪耻耳今錄古詞于題下曰獨獨祿祿
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嗈嗈雙鴈遊戲
田畔我欲射鴈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風遙輕
我心何合與之同并空床低幃誰知無人夜衣
錦繡誰别僞眞刀鳴削中倚床無施父寃不報
欲活何爲

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
越鳥從南來胡鷹亦北渡我欲彎弓向天射惜其中

道失歸路（齊賢曰）晉志獨漉篇曰獨獨祿祿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漉盧谷切古詩越鳥巢南枝（士贇曰）曹植詩妾若濁水泥孟子越人閔弓而射之左思吳都賦啅鳴則彎弓阮籍詩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落葉別樹飄零隨風客無所托悲與此同

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齊賢曰）傳玄詩落葉隨風摧謝惠連雪賦曰從風飄零蘇子由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享如浮花浪葉其詩曰羅幃卷舒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士贇曰）宋玉風賦躋于羅帷經于洞房鮑照詩羅帳空卷舒鮑照詩願隨明月入君懷左傳曰耦俱無猜

雄劍挂壁時時龍鳴不斷犀象

繡澀苔生國恥未雪何由成名（齊賢曰）列士傳曰眉間尺者眉間闊一尺楚人干將鏌邪之子楚王夫人嘗於夏納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產一鐵楚王命鏌邪鑄為雙劒

三年乃成劍一雌一雄鏌邪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劍
在匣中常悲鳴王問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
其雄王怒收鏌邪殺之眉間尺因殺楚王王子淵頌
冂水斷蛟龍陸剸犀兕（士贇曰）王子年拾遺記顓頊
高陽氏有畫影劍騰空劍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
指其方則尅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吟鮑照詩雙
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雌沈吳江裏雄飛入楚城世
語曹植七啓曰步光之劍陸斷犀象未足稱雋唐太
宗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神鷹夢澤不顧鴟鳶爲君一擊鵬
搏九天齊賢曰左傳楚子田于江南雲夢許愼注淮南子曰九天八方中央也（士贇曰）幽冥錄昔
文王少時雅好畋獵天下快狗名鷹畢聚焉有人獻
一鷹曰非王鷹之儔王見其殊常故爲獵於雲夢之
澤毛羣羽族爭噬共搏此鷹獨瞪目遠瞻俄而雲際
有一物翺翔飄飆鮮白而不辨其形鷹見之便竦翮
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洒如雨良久有一
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喙邊有黃衆莫

能知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文王乃厚賞之此詩比興之意謂士之用世則當爲國雪耻立大功以成名猶神鷹之不顧凡鳥而但擊九天之鵬也

登高丘而望遠海（士贇曰）此題樂錄及解題並無前聞大白此詩不過引秦王漢武巡海求仙之事以寓諷諫耳

登高丘望遠海六鰲骨已霜三山流安在（齊賢曰）魏文帝十五歌曰登山而遠望列子五山一曰岱輿二負嶠三方壺四瀛洲五蓬萊其根無所連著隨潮波上下帝命巨鼇十五舉首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於是岱輿負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萬計扶桑半摧折白日沉光彩（齊賢曰）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士贇曰）山海經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處日

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載烏淮南子曰日出於暘[illegible]
於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將始行
謂朏明王粲賦曰白日忽其西
匿江淹賦曰日下壁而沉彩　銀臺金闕如夢中秦
皇漢武空相待（齊賢曰）郭景純遊仙詩神仙排雲出
但見金銀臺注齊威王使人入海求
方丈蓬萊瀛洲此三神山者神仙及不死之藥皆在
而黃金白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士贇曰）東方朔
十洲記鍾山在北海子地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
所舍天地之治處也史始皇本紀齊人徐市等上書
言海中有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
戒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
求仙人史孝武本紀李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
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
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
是也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
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
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居久之求

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

精衛費木石黿鼉無所憑（齊賢曰）博物志有鳥如鳥之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昔赤帝之女名女娃遊東海溺死其神化為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士贇曰）紀年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師東至九江叱黿鼉以為梁江淹恨賦秦皇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方駕黿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太白詩蓋祖江淹賦也

君不見驪山茂陵盡灰滅牧羊之子來攀登盜賊劫寶玉精靈竟何能（齊賢曰）始皇葬驪山漢武葬茂陵劉向傳曰始皇冢見發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求羊失火燒其藏槨漢高紀項羽掘始皇冢收其財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張孟陽七哀詩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虜（士贇曰）史本紀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錮

而致㮄宮觀百姓奇器珍怪徙藏滿之漢武帝建元二年置茂陵邑後葬茂陵虞世南諫山陵厚葬書曰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漢劉向諫厚葬疏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三墳其高十丈周回五里有餘石㮄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㮄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厚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往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㮄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内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

窮兵黷武今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

齊賢曰黃帝鑄鼎於湖邊因名鼎湖鼎成乘龍上天　士贇曰荀悅漢紀論曰武帝窮兵極武百姓空竭鼎湖飛龍黃帝事見三卷注張衡西京

賦曰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此言二君窮兵黷武如此若黃帝之上仙安可得也唐明皇亦好神仙喜邊功者此詩其有所諷

陽春歌

士贇曰歌錄陽春歌楚曲也即時景二十五曲之一

長安白日照春空綠楊結煙垂裊風披香殿前花始紅流芳發色繡戶中

齊賢曰西京賦後宮則有蘭林披香士贇曰班固西都賦曰後宮則有掖庭椒房披香發越漢云長安有披香殿曹植洛神賦曰步蘅薄而流芳蕭慤詩流芳未及歌鮑照詩曰文牕繡戶垂羅幕

繡戶中相經過飛燕皇后輕身舞紫宮夫人絕世歌聖君三萬六千日歲歲年年奈樂何

齊賢曰西京賦正紫宮於未央漢書李延年故倡也女弟得幸號李夫人初夫人兄延年善歌舞武帝愛之延

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
人城再顧傾人國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
嘆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有女弟上召見之
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昌邑王（士贇曰）西京雜記
漢孝成皇后趙飛燕體輕弱行步進退色如紅玉擅
寵後宮漢書趙飛燕體輕能掌上舞張衡西京賦曰
正紫宫
於未央

楊叛兒（士贇曰）樂錄楊叛兒亦曰西曲楊叛兒
本童謠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
隨母入內及長爲太后所寵愛童謠
云楊婆兒共戲來語訛轉婆爲叛也

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齊賢曰）九域志新豐故驪
戎國在京兆府（士贇曰）西
京雜記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宫悽愴不樂高祖竊因
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鬭
雞蹴踘以此爲懽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
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

冠子弇故也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高祖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

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煙一氣凌紫霞

〔齊賢曰〕魏志張邈傳呂布自稱徐州刺史太祖征布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即此地阮嗣宗詩良辰在何許古楊叛曲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懽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漢故事諸王出閤則賜博山香爐呂大臨考古圖曰爐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象海之四環〔士贇曰〕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者作九層博山香爐鏤以奇禽怪獸皆自然能動陸機詩曰輕舉乘紫霞

雙燕離

〔士贇曰〕琴操三十六雜曲中有雙燕離

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牕繡戶長相見士贇曰鮑照詩雙燕戲雲崖江淹詩願寄雙飛燕選詩願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山上有玉樓十二鮑照詩文牕繡戶垂羅幕魏伯陽參同契曰雄不獨處雌不孤居

柏梁失火去因入吳王宮吳宮又焚蕩雛盡巢亦空齊賢曰漢元鼎二年作柏梁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爲之太初元年柏梁臺災虞氏家記吳白門闔廬作至秦始皇守宮吏燭燕窟失火燒宮而此樓故有士贇曰栢梁臺災師古曰天火曰災吳宮燕見三卷注

憔悴一身在孀雌憶故雄雙飛難再得傷我寸心中齊賢曰謝靈運詩華雌戀舊侶南史王整之姊嫁爲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誓不嫁所住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脚爲識後歲此燕果來猶帶前縷女爲詩曰昔

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士
贇曰逸詩云無棄憔悴淮南子曰童子不孤寡婦不
孀高誘曰寡婦曰孀漢李延年詩佳人難再得謝靈
運詩寸心若不亮毛詩我心憂傷此篇其太白自嘆
之作乎首四句是喻其待詔金鑾得幸時也栢梁失
火去喻遭讒於還時也中三句喻從永王璘敗以
累遺責時也末四句是白嗟嘆之語謂於逐之餘思
君而不得再見安得不爲之傷心乎吁亦可哀也已

山人勸酒 士贇曰樂府觴酌七曲其一曰山人勸酒

蒼蒼雲松落落綺皓 士贇曰曹植詩山樹鬱蒼蒼劉公幹詩珍木鬱蒼蒼左思詩落落窮巷士綺皓乃商山四皓之綺里季也高士傳四皓見秦政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

春風爾來爲阿誰胡蝶忽然滿芳草秀

眉霜雪顏桃花骨青髓綠長美好稱是秦時避世人

勸酒相歡不知老士贇曰張景陽詩曰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園楚辭何所獨無芳草今葛洪神仙傳伯山甫在華山精思服餌不老以藥與外生女服時年七十稍稍還少色如桃花既籍詩曰自非王子晉誰能長美好莊子曰避世之士論語曰不知老之將至陶潛詩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

各守麋鹿志恥隨龍虎爭欻起佐太子漢王乃復驚

顧謂戚夫人彼翁羽翼成齊賢曰史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留侯爲畫策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固請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

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
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
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
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
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
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
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
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
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揺矣
呂后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
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絶四海横
絶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
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留侯本招此
四人之力也〔士贇曰孟子舜居深山之中與鹿豕遊
高士傳山巨源舉嵇康自代康曰譬猶禽鹿少見馴
育則服教從制長而見羈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
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劉孝標辨命論曰候草木以

分裂諸夏龍戰虎爭紛起宇見北史崔浩傳云宋武
帝徂帝欲取洛陽武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紛
起納其貢使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也**歸來商山下泛若雲無情舉**
觴酹巢由洗耳何獨清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齊賢〕
曰史記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恥之逃隱于登箕山
上有許由冢九域志曰潁昌府唐之許州許昌郡有
許由臺巢父臺〔士贇曰〕陶潛詞曰雲無心而出岫逸
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
人號爲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
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
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
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
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恥令其牛飲其下流也楚
辭衆人皆濁我獨清陶潛詩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
有東漢吳漢傳意氣自若鮑照詩曰握君手執杯酒
意氣相傾死何有此意謂巢由之矯激不若四皓之

時行時上一出而國本定事成則復歸乎商山卷舒
自在若無心之雲也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何以獨清
爲哉太白蓋爲明皇欲廢太子瑛有所感而作是詩
也初瑛母以倡進鄂光二王母以色選及武惠妃寵
幸後宮生壽王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二王以母失
職頗怏怏惠妃女婿楊洄揣妃旨伺太子短譖爲醜
語惠妃訴于帝且泣帝大怒召宰相議廢之張九齡
諫得不廢俄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數稱壽王美以
探妃意妃果德之二十五年洄復構瑛瑤琚與妃之
兄薛鏽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
請戒以兵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
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妃言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陛
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決乃詔廢爲庶人尋遇害
天下究之號三庶人歲中惠妃病數見庶人爲祟因
召巫祈之請改葬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祟
上明皇之時盧鴻王希夷隱居嵩山李元愷吳筠之
徒皆以隱逸稱或召至闕庭或遣問政事徒耳高談

句曰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illegible]深不滿
於當時嵩嶽之隱者歟其意微而婉矣

于闐採花（士贇曰）樂錄于闐採花者蕃胡四曲之一太白此篇則借明妃之事以興世之君子不遭明君賢不肖易置如明皇之思張九齡雖遺祭曲江竟何補哉此詩規意皆自國風中來讀者毋忽

于闐採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漢地多明妹胡中無花可方比（齊賢曰）西域傳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竟寧元年匈奴請壻漢氏元年以齊國王襄女名嬙字昭君妻之單于大喜石季倫王明君序王明君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焉（士贇曰）漢書匈奴傳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

昭君賜單于單于懽喜乃上書願保塞江淹賦曰無色類之可方丹青能令醜者妍

無鹽翻在深宮裏自古妬蛾眉胡沙埋皓齒（齊賢曰）西京雜

記曰杜陵畫工毛延壽善畫人醜好老少必得真元
帝宮人湏多嘗令畫工圖之有欲呼者按圖以召故
宮人多行賂於畫工昭君姿容甚麗無所苟求工遂
毀其形狀後匈奴求美女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悅
之而名字已去遂不復留帝怒殺毛延壽列女傳鍾
離春齊無塩邑之女為人極醜皮膚若漆行年四十
嫁不售齊宮燕於漸臺無塩詰之召見為陳四殆王
立拆漸臺拜無塩為后離騷曰衆女嫉余之蛾眉兮
謠諑謂余以善淫枚叔七發曰皓齒蛾眉命目伐性
之斧（士贊曰）楚辭朱脣皓齒豐肉微骨嫮目宜笑蛾
眉曼只此篇是借事引喻以刺時君昏暗借
聽於人而賢不肖易置者讀之令人感嘆

鞠歌行（齊賢曰）王僧虔技錄有鞠歌行陸機序漢宮閣下有含章鞠室靈芝鞠室（士贊

曰王僧虔寡樂撥鋭……

行太白此詞始則傷士之遭讒廢弃中則羨乎四賢之遇合有時終則重嘆今人不能如古人之識士也亦借此自况云耳

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卞和恥楚國青蠅何太多連城白璧遭讒毀荊山長號泣血人忠臣死爲刖足鬼齊賢曰漢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張景陽詩魚目笑明月白頭吟玷白信青蠅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中獻之武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刖其左足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則文王即位和又抱璞哭於楚山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名曰和氏之璧尹文子曰魏有田父得玉徑尺不知玉弃之野鄰人盜以獻魏王王召玉工相之曰敢賀大王得天下之寶王問其價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三郡聊可一觀王立賜獻者食上大夫之祿王贊曰維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詩云嘗

營青蠅止于樊箋云興者謂蠅之爲虫汙白使黒汙黒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陳子昂詩青蠅一相點白璧遂成冤

聽曲知甯戚夷吾因小妻（齊賢曰通鑑外紀曰齊桓公郊迎客甯戚飯牛車下擊牛角而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聞之曰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賜衣冠與語大悅遂授以政管仲字夷吾穎上人也姬姓之後管嚴之子仕齊論語管氏有三歸（士贇曰管子云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未悟其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安召我居注魚水喻配偶也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又列女傳曰妾倩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倩進曰今君不朝五日

所知也倩曰妾聞之也毋老老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管仲曰何謂也倩曰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娎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罣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耶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耶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耶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修官府齋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為佐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倩為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頌曰桓遇甯戚命管迎之甯稱白水管仲憂疑妾進問焉為說其詩仲喜報公齊得以治云云

秦穆五羊皮買死百里奚洗拂青雲上當時賤如泥齊賢曰晉滅虞

虞虞君與百里奚後爲穆姬媵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得之秦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不與以五羖羊皮贖之穆公釋其囚與語大悅授以國政史須賈曰不自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曹植詩君如淸路塵妾若濁水泥(士贇曰)呂氏春秋百里奚未遇時販牛於秦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獻諸繆公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劉向說苑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太悅異日與公孫枝論政公孫枝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以爲上卿史記伯夷傳曰閭巷之人砥名立行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也哉

朝歌鼓刀叟虎變磻谿中一舉釣六合遂荒營丘東平生渭水曲誰識

此老翁齊賢曰九域志朝歌隸衛州紂所都唐汲邢
淮南子曰太公之鼓刀磻谿石在鳳翔府虢
縣東南十八里有投竿跪餌兩膝所著之處毛詩閟
宮曰遂荒大東注荒奄也子贊曰史齊世家太公望
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
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
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
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
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
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武
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正義曰括
地志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呂氏春秋太公釣
於茲泉遇文王酈元云磻溪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
爲潭即太公釣處今謂之凡谷有石壁深高幽邃人
迹罕及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盤石釣處
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迹猶存是磻
溪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說苑
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

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剖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楚辭天問呂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又思美人呂望屠於朝歌尚書大傳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拜之尚曰尚釣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符子曰太公釣隱磻溪五十有六年矣而未嘗得一魚魯連聞之往而觀其釣太公跪石隱崖且不餌而釣仰詠俯吟及暮而釋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奈何今之人雙目送飛鴻

士贇曰潘岳詩命也可奈何管子法三篇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二鴻飛過桓公嘆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唯有羽翼之故寡人有仲父猶飛鴻有羽翼也嵇康詩目送飛鴻手揮五絃此詩蓋深嘆今之人無知人之鑒卒之無可奈何唯有目送飛鴻以寄興耳太白負才而不用於

幽澗泉 士贇曰樂府幽澗泉者 山水二十四曲之一

拂彼白石彈吾素琴幽澗愀兮流泉深 齊賢曰琴譜有幽澗泉曲 書曰昔人祥之日常弾素琴素琴陶潛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輙撫弄以寄其意 士贇曰江淹賦濁醪夕引素琴晨張嵇康詩習習谷風吹我素琴 善手明徽高張清心寂歷似千古松颼飀兮萬尋 士贇曰楊雄解難曰絃者高張急徽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琴欲下声顏延年詩高張生絕絃声急由調起江淹山中楚辭風颼颼兮木道寒盧思道納涼賦曰動颼飀於翠帳 中見愁猿弔影而危處兮吁秋木而長吟客有哀時失職而聽者淚淋浪以霑襟 齊賢曰嵇叔夜琴賦曰紛淋浪以流離 士贇曰江淹賦弔影慙魂吳都賦猿父哀吟貜子長嘯楚詞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尸子曰

翁曰子每讀喪礼淚下沾襟乃緝商綴羽潺湲成音吾但寫聲發情於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澗泉鳴深林士贇曰詩大序情發於声選歸田賦彈五絃於妙指此謂澗泉松風之声倏鳴客愁之狀皆寫於琴声之中也

王昭君二首

士贇曰樂錄王昭君亦曰王嬙亦曰王明君清商曲七曲之一也按文選石崇樂府王明君辭序曰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晉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故叙之於紙云尔張承元嘉技錄相和歌吟嘆四句亦有王昭君

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

齊賢曰唐沙州壽昌縣西北有玉門關[illegible]
天無涯兮地無邊（士贇曰玉門陽關見前注古詩云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漢月還從東海出明妃西嫁無來日（士贇曰陶潛詩素月出東嶺鮑照詩曰君不見城上日今暝沒盡去明朝復更出今我何時當更然一去永滅入黃泉太白是用其意而易其辭謂漢月西沒猶有東升之時若明妃之西嫁則無東歸之日矣）

燕支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沒胡沙生乏黃金枉圖畫死留青塚使人嗟（齊賢曰燕支山及圖畫並見前注漢書呼韓單于旣死子達立昭君謂達曰將爲漢將爲胡曰爲胡於是昭君服毒而死單于舉國葬之胡中多白草而此塚獨青士贇曰燕支山名見後幽州胡馬客歌注詩云螓首蛾眉逸詩無棄蕉萃漢書匈奴傳嚴尤曰胡地沙鹵多乏水草）

其二

昭君拂玉鞍上馬啼紅頰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齊賢曰漢武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馬瑙石爲勒白光琉璃爲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日士贇曰胡地見前注此二篇盖借漢事以詠當時公主出嫁異國者

中山孺子妾歌士贇曰漢書藝文志詔賜中山靖王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師古曰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也妾王之衆妾也冰其名材人天子內官如淳曰孺子幼少稱也太白盖即其題而賦之也

中山孺子妾特以色見珍雖不如延年妹亦是當時絕世人齊賢曰孺子宫人也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曰賤妾終已矣君子定何如呂不韋使華陽夫人姊說華陽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illegible]事見陽春歌注桃李出

深井花豔驚上春一貴復一賤關天豈由身翟公羅

廷尉賓客皆去書其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士贇曰選樂府南國有佳人容華笑桃李江淹賦羅與綺今嬌上春列于揚朱曰貴非所貴賤非所賤齊貴齊賤

芙蓉老秋霜團扇羞網塵

齊賢曰王逸楚詞注芙蓉蓮花也傅玄鷹兎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班婕妤扇詩曰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張華詩玉臺生網絲士贇曰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詞歲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蕖李善注云爾雅曰荷芙蕖也郭璞曰別名芙蓉也曹植詩繁華將茂秋霜悴之樂晷王中書令王珉好執白團扇其侍人謝芳歌之或云珉與嫂婢謝芳有情嫂鞭撻過苦婢善詞而作此曲其辭曰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戚姬髠髮入舂市萬古共悲辛

士贇曰漢史呂皇后傳高祖崩呂后爲皇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髠鉗衣赭衣令舂戚夫

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毋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太后聞之大怒曰迺欲倚汝子邪廼召趙王使人持鴆飲之趙王死太后遂斷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

荊州歌

士贇曰樂錄都邑三十四曲有荊州樂又有荊州謌注云今荊南府也

白帝城邊足風波瞿塘五月誰敢過荊州麥熟繭成蛾繰絲憶君頭緒多撥穀飛鳴奈妾何

齊賢曰白帝城公孫述所築寰宇記曰灧澦堆在夔州西南二百步蜀江中心瞿塘在州東一里冬水淺屹然露一百餘尺夏水漲没水中十丈其狀如馬舟人不敢進唐志江陵府本荊州南郡有荊門縣撥穀布穀項羽歌曰虞兮虞兮柰若何士贇曰按元和志白帝即夔州城所據與

白帝城南都賦云白鶴飛兮繭曳緒翰曰猶蠶曳緒緒而相連者也

設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辭

士贇曰雉子班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之一也大曰鼓吹山晉曰於穆我皇言武帝也北齊曰聖道洽吉文宣之德無思不服也後周曰平東夏言高祖禽齊王於青州一舉定山東也按吳兢所引古辭云雉子高飛止黃鵠高飛已千里維飛來從雌視以爲始作之辭然樂府之題亦如古詩題所謂關雎葛覃之類只取篇中一二字以命詩初無義也後人即物即事而賦故於題有義據此古詞無雉子班之語往往雉子班之作復在此古詞之前吳兢未之見也如吳均可憐雉子班又後人所作也

辟邪伎作鼓吹驚雉子班之奏曲成嚘咿振迅欲飛

鳴扇錦翼雄風生雙雌同飲啄趫悍誰能爭乍向草
中耿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齊賢曰樂書梁三朝樂有車輪折脰伎辟邪伎
青紫麗伎吳均雉子班曰可憐雉子班羣飛集野甸
潘岳射雉賦逸羣之儁擅場挾兩注逸羣雋異之雄
不但敵擅一場又挾兩雌也宋玉風賦曰此大王之
雄風莊子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西京賦趫悍虓
豁射雉賦厲耿介之專心薛君韓詩章句曰雉耿介
之鳥拾遺錄曰魏禪晉之歲北闕下得一白燕以爲
神物以金爲籠置之宮內士贇曰一詞下居喔咿嚅
睨潘岳射雉賦越壑夌岑飛鳴薄廪老子云天下莫
能爭也南史劉裕曰不復能草間求活
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善卷
讓天子務光亦逃名所貴曠士懷朗然合太清齊賢曰老
子天大地大善卷壇在沅州杜山下莊子曰舜以天
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

下為哉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又曰湯與務光天下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淮南子曰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寞注云清靜也太清無為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和順而不逆天㬎物寂寞不擾民[士贇曰]易繫庖犧氏始作八卦以類萬物之情莊子讓王篇湯伐紂克之以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曹植詩曰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鶡冠子曰上及太清天寶之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太白此詩其有所諷歟

相逢行[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清調六曲有相逢狹路行亦曰長安有狹斜行亦曰相逢行

相逢紅塵內高揖黃金鞭萬戶垂楊裏君家阿那邊齊賢曰西都賦曰紅塵四合李陵詩曰紅塵塞天地羅敷艷歌曰俯仰終阿那

古有所思行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有所思又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其一曰有所思亦曰嗟佳人註云漢大樂食舉十三曲第七曰有所思漢朝以此樂侑食

我思仙人乃在北海之東隅海寒多天風白波連山倒蓬壺齊賢曰士愁詩曰我所思兮在泰山莊子曰白波若山海賦曰波如連山列子曰歸墟中有五山一岱輿二員嶠三方壺四瀛洲五蓬萊士贇曰仙傳許遜隱西山作醉思仙之歌詩云我思古人十洲記扶桑在東海之東岸一萬里復得碧海廣狹

所治處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椹子變化萬端蓋
無所形或有分形爲百身十丈者
選古詩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 長鯨噴湧不可涉
撫心茫茫淚如珠西來有鳥東飛去願寄一書謝麻
姑 齊賢曰山海經曰三危之山有青鳥居之注青鳥
主爲西王母取食漢武帝故事七月七日上齋居
承華殿忽有一青鳥從西來集殿上上問東方朔
曰此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乘紫雲車而至有三青
鳥如烏大夾侍王母旁神仙傳王遠字方平漢桓帝
時棄官入山嘗降蔡經家遣人召麻姑至一好女子
年可十八九於頂上作髻手爪似鳥王士贇曰長鯨見
一卷注芦儀禮婦人拊心不哭陸機詩撫心痛荼毒郭
璞詩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山海經青鳥者西王
母之使也人首鳥身衣青衣而飛行曰青鳥陶潛詩
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爲王母使暮歸三危山
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又仙傳麻姑自與王遠會

後郎於海州東海褰王山坐化至今有紀異觀奉其肉身觀有女道士焉

久別離【士贇曰樂錄別離十九曲之一】

別來幾春未還家玉牕五見櫻桃花況有錦字書開緘使人嗟【士贇曰錦字是用竇滔妻蘇氏織錦作回文詩贈夫事見織錦回文詩序】至此腸斷彼心絕雲鬟綠鬢罷梳結愁如回飈亂白雪【齊賢曰鮑照詩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曹植詩何意回飈舉】去年寄書報陽臺今年寄書重相催東風兮東風為我吹行雲使西來待來竟不來落花寂寂委青苔【齊賢曰宋玉高唐賦序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士贇曰魏 [illegible] 張景陽詩青

白頭吟士贇曰樂府白頭吟始於卓文君事見詩內註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

寧同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齊賢曰古今注曰鴛鴦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鵷雄賦鴛綺翼而顧鏡士贇曰錦水即成都錦江所出之水也圖經曰汶江一名流江經縣南七里蜀守李冰穿二江成都中皆可行舟溉田萬頃蜀中謂流江爲笮橋水此水濯錦鮮於他處晉苻堅載記民謠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詩云鴛鴦在梁注止則相偶飛則成雙

此時阿嬌正嬌妬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惜黃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

好新多異心【齊賢曰漢武故事景帝問兒欲得婦否曰欲得長公主指其女曰阿嬌好否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外戚傳曰陳皇后長公主標女曾祖陳嬰爲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尚長公主生女武帝立爲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即位立爲皇后十餘年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怒策罷退居長門宮【士贇曰司馬長卿長門賦序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别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黄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按唐書王廢后傳始后以愛弛不自安乗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耶帝憫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繇是久乃廢時王渾作翠羽帳賦諷帝未幾卒後宮思慕之帝亦悔王渾之賦與相如事絶類太白可謂善於引喻矣古樂府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云好未若故人姝後漢竇玄

一朝將聘茂陵女文

不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羞故林

齊賢曰樂府解題曰相如將聘茂陵女為妻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古樂府長歌行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士贇曰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曰皚如山下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別又曰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躞蹀溝水上溝水東西流又曰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相如感之乃止不聘妾焉何遜詩復如東流水未有西歸日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

兔絲固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

齊賢曰爾雅唐蒙女蘿女蘿兔絲古詩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毛萇詩傳女蘿松蘿也

莫卷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

齊賢曰古今注曰孫興公問世稱黃帝乘

龍上天群臣援龍鬚鬚墮地而生草曰龍鬚有之乎曰無也龍鬚草一名縉雲草世人妄傳如今有虎鬚草江東亦織為席號西王母席可復是西王母乘虎而墮其鬚乎江淹詩玉臺生網絲宋武帝寡慾寧州嘗獻琥珀枕時將北伐以琥珀療金瘡帝悅命碎分賜諸將士贇曰晉東宮舊事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席花席經席唐地理志秦州天水郡丹州丹陽郡上貢龍鬚席西京雜記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后三十五條內有琥珀枕

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重迴

齊賢曰後漢何苗謂凡進曰覆水不收宜深思之竇玄舊妻與玄書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士贇曰莊子云覆杯水於坳堂之上

古來得意不相負秖今惟見青陵臺

齊賢曰韓憑戰國時為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使舍人築青陵臺夫人作詩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柰何又曰烏鵲雙飛不樂鳳皇妾是庶

曰王褒頌曰其得同意如此此詩其爲明皇寵武妃廢
皇后而作乎其事詩見二卷註唐詩人多引春秋爲
魯諱之義以漢武比明皇中間比義引事蹟於自見
蓋王皇后乃元宗爲臨淄王時所聘龍鬚席則晉東
宮事意有在矣琥珀枕則皇后事意謂一枕遊仙之
時夢中或者相遇否則無再合之期矣辭婉意悲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詩得之矣

其二 士贇曰按此篇出入前篇語意多同或謂初本云

錦水東流碧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
相如去蜀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
作萬乘忽欲淩雲翔聞道阿嬌失恩寵千金買賦要
君王 齊賢曰史記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

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天子以爲郎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神仙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因奏大人頌天子乃悅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士贇曰）司馬相如傳相如遊獵賦成奏之天子以爲郎後通邛筰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之晚乃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初相如往京師過蜀郡升仙橋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

相如不憶貧賤日位高金多聘私室茂陵姝子皆見求文君歡愛從此畢淚如雙泉水行墮紫羅襟五更雞三唱清晨白頭吟長吁不整綠雲

鬟仰訴青天哀怨深城崩杞梁妻[illegible]

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枝羞故林齊賢曰蘇秦嫂謂秦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趙岐註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其妻哭之哀城爲之崩士贇曰司馬相如傳相如客游梁歸而家貧無以自樂後於臨卭過卓文君夜亡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乃與文君之臨卭賣酒市中卓王孫耻之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歸成都爲富人茂陵事見前篇注劉琨詩淚下如流泉五起者五更而起也漢書曰雞三號天平明琴操杞梁妻嘆者齊邑杞殖之妹所作也殖戰死妻流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放聲長號杞城爲之頹投水死其妹悲之爲作是操梁乃殖字詳見左傳註頭上玉燕釵是妾嫁時物贈君表相思羅袖幸時拂莫捲龍鬚席從

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還有夢來時鷫鸘裘在錦屏上自君一挂無由披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願持照新人雙對可憐影覆水却收不滿杯相如還謝文君廻古來得意不相負秖今惟有青陵臺齊賢曰趙后妹名合德有紫玉九雛釵西京雜記相如居貧愁懣以所着鷫鸘裘就市人楊昌貰酒淮南子注鷫鸘長脛綠色其形似鴈一曰鳳皇之別名也秦女弄玉吹簫樓上得仙故曰秦樓古詩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異苑曰罽賓國王得一鸞三年不鳴夫人懸鏡照之覩影悲鳴一奮而絕士贇曰曹植詩云頭上金爵釵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府庫珎寶尤異者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藏歷然無礙人疾病在[illegible]有邪心則

若殺之後詩中事雜見前篇註更不重述

採蓮曲

齊賢曰秦川唱采蓮歌今競渡船唱齊橈引笛唱繚虹于船頭刻爲獸頭起齊景公公造采蓮舟令宮人綵女撐之士贇曰樂録草木二十四曲內有採蓮曲

若耶溪傍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妝水底明風飄香袂空中舉齊賢曰樂書採蓮之舞衣紅繪短袖暈裙雲鬟髻乘綠船持花士贇曰越絕書薛燭對越王曰若耶之溪涸而出銅今在會稽縣東南北流二十五里與鏡湖合梁羊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蓮棹歌甚有新致姬妾列侍古樂府江南詞曰江南可採蓮曹子建詩曰清風飄我衣

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紫騮嘶入落花去見此踟躕空斷腸士贇曰詩云搔首踟躕辛延年羽林郎詩銀鞍何煜爚翠

蓋空踟躕魏文帝詩
念君客遊思斷腸

臨江王節士歌士贇曰樂府遊俠曲二十一中有臨江王節士歌

洞庭白波木葉稀燕鴻始入吳雲飛吳雲寒燕鴻苦風號沙宿瀟湘浦齊賢曰楚辭湘君曰洞庭波兮木葉下士贇曰月令仲秋鴻鴈來圖經湘水自陽海發源至零陵而營水會之二水合流謂之瀟湘瀟湘者水清深之名也節士悲秋淚如雨白日當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壯士憤雄風生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齊賢曰臨江節士史失其名唯古樂府載送陸厥臨江王節士歌曰節士慷慨髮上衝冠彎弓挂若木長劍竦雲端宋玉風賦曰此大王之雄風又大言賦曰長劍耿介倚天外士贇曰韓詩外傳壯士

闕
漢書趙廣漢見事風生晉門帝祀曰斬鯨鯢而拜圉

司馬將軍歌（士贇曰）樂府遺聲征戍五曲內有司馬將軍歌

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北落明星動光彩南征猛將如雲雷手中電擊倚天劒直斬長鯨海水開（齊賢曰）九域志古章華臺在江陵府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杜預云在華容縣漢龔遂曰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甘氏星經曰北落門師一星在羽林軍西南星明而角則軍安寧小暗則天下兵起謝萬曰四座皆猛將（士贇曰）晉載記論曰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意此時必有盜弄兵於荊楚者故朝廷遣兵平之也魏文帝詩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隋賀若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王粲刀銘

曰陸刺犀兕水截鯨鯢我見樓船壯心目頗似龍驤下三蜀揚兵習戰張虎旗江中白浪如銀屋齊賢曰晉王濬爲益州刺史作大船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門出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咸熙五年伐吳以濬爲龍驤將軍與巴東將軍唐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人穀梁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周禮司常建九旗以待國事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士贇曰西京雜記武帝作昆明池以習水戰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爾雅釋名熊虎爲旗將軍所建象其猛如熊虎也身居玉帳臨河魁紫髯若戟冠崔嵬細柳開營揖天子始知霸上爲嬰孩齊賢曰唐藝文志有玉帳經大將軍有此河魁在九星爲文曲楚辭惜誦曰冠切雲之崔嵬漢文大年匈奴大入以劉禮軍霸上徐厲軍棘門周亞夫軍

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不得入使使持節詔將軍曰我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上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曰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大驚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鄉者灞上棘門如兒戲耳

羌笛橫吹阿鞞廻向月樓中吹落梅將軍自起舞長劍壯士呼聲動九垓

(齊賢曰)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虞子陽詩羌笛隴頭鳴樂録曰吹胡樂也張騫自西域傳法於張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晉桓伊善笛撰折楊柳落梅花免盡巧妙漢高祖紀項莊請以劒舞淮南子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士贇曰)樂録鼓角横吹十五曲内有梅花落注云胡笳曲也阿鞞廻亦曲名也

史項王目樊噲曰壯士也晉書祖逖與劉琨同寢中夜聞荒野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史項羽紀楚兵呼聲動天司馬相如封禪書曰上暢九垓功成獻凱見明主丹青畫像麒麟臺(齊賢曰)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凱樂樂師凡軍大獻教凱歌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所以云喜也漢宣帝甘露三年思中興功臣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題其官爵姓名凡十一人(士贇曰)禮樂師凡軍大獻則鼓其凱樂師有功則左執律右執鉞以先凱樂獻于社

君道曲(士贇曰)太白自注云梁之雅歌有五篇今作一章

大君若天覆廣運無不至軒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土校阿戎齊積德爲草也(齊賢曰)禮記如天之無不覆尚

身之使臂小白齊桓公名夷吾管仲字劉備曰孤之有孔明如魚之有水〔士贇曰〕軒后黃帝也常先太山稽黃帝之將相事見一卷註詩云予王之爪牙疏云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已身管子法法篇桓公曰寡人之有管仲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詩緜箋云築墻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虆而投諸版中校者以木為闌義見漢書注淮南子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誘曰山仁萬物生焉故為積德詩云謂地蓋厚

結襪子 齊賢曰古樂府曰結襪子大抵言感恩重而以命相許也〔士贇曰〕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中有結襪子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太山一擲輕鴻毛〔齊賢曰〕史燕世家秦滅燕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為人

傭保匿作於宋久之乃出其筑與其善衣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聞於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曰高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吳世家公子光與王僚爭國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請王僚飲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推匕首刺王僚鈹交於胷遂弒王僚公子光竟代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爲卿 應劭曰筑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 西征賦筑聲厲而高奮狙潛鉛以脫矐 論衡曰漸離舉筑擊秦王中臏秦王病瘡死 郭璞三蒼解詁曰臏膝蓋矐黃各反 士贇曰漢書司馬遷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有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

結客少年場行

齊賢曰鮑明遠有結客少年場行曹植結客篇曰結客少年場

報怨洛北邙 士贇曰樂府遺聲游俠二十一曲

曄後漢書曰祭遵爲吏部所侵結客報之也李
周翰曰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爲游樂之場終
而無成故有斯作也今太白之詩全祖此意

紫燕黃金瞳啾啾搖綠鬉平明相馳逐結客洛門東

齊賢曰劉邵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兎紫燕顏延年赭
白馬賦曰紫燕騈衡綠蛇衛轂相馬經月成人者行
千里張良傳曰平明而往士贇曰紫燕古駿馬名見
三𠫭注楚辭鳴玉鑾之啾啾收孫通傳先平明李尤
馬鞍銘曰驅鶩馳逐騰踊覆蹊曹
植詩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邙

少年學劒術凌轢

白猿公珠袍曳錦帶匕首插吳鴻由來萬夫勇挾此
生雄風

齊賢曰越有處女能劒術越王聘之處女將
北見王道逢老翁自稱袁公曰吾聞子善劒
術願一觀之處女曰惟公試之袁公即跳於竹林槁
折墮地處女即接末袁公操本以刺處女女應節入

三入因舉枝擊之袁公飛上樹化為白猿而去禮記
居士錦帶荊軻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士贇
曰袁淑詩荊魏多壯士宛洛富少年史荊軻傳魯勾
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
術者呂氏春秋曰凌轢諸侯史記曰楚靈王亦强凌
轢中原珠袍凡俠客皆有之亦服制如此吴鴻鈎名
事見三卷注書萬夫之長
宋玉賦此大王之雄風也**託交從劇孟買醉入新豐**士贇曰劇孟事見三卷注
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漢書地理志新豐驪山在
南故驪戎國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見前揚扱見注
鮑照結客少年場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殺人都
市中似是暗用郭解客殺
楊季主上書人於闕下事**羞道易水寒從令日貫虹**
燕丹事不立虛沒秦帝宮舞陽死灰人安可與成功
齊賢曰史記荊軻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

遇之無禮丹去故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爲君列士傳曰荊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荊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燕丹子曰荊軻與秦舞陽入秦秦王陛戟而見燕使既鼓鍾並發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荊軻刺秦皇事見前卷注可互觀之

長干行 士贇曰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中有長干行長干地名也圖經長干里去上元縣五里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床弄青梅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 齊賢曰殷浩傳桓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吳都賦長干延屬注云江東謂山岡間爲干建鄴之南有山其間平地

吏民居之號爲千中有大長千小長千皆相屬韓詩考槃在千地下而廣曰千(士贇曰)後漢書郭伋行部到西河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繞床字晉書劉毅傳毅牽衣繞床叫左傳耦俱無猜鮑照詩曰不受外嫌猜

十四爲君婦羞顔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迴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齊賢曰)望夫臺在忠州南十里(士贇曰)陸士衡挽歌今爲灰與塵莊子盜跖篇云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橋柱而死

十六君遠行瞿塘灩澦堆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齊賢曰)古樂府曰灩澦大如服瞿塘不可觸灩澦在夔州西南二百步今夔移治去二里許(士贇曰)圖經瞿塘峽在夔州東一里舊名西陵峽瞿塘乃三峽之[illegible]灩澦堆在瞿塘峽

丈夏沒名灩澦堆土人云灩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人以此爲水候蓋五月水汎時不可行船也荊州記曰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門前遲行跡一一生綠苔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胡蝶來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

齊賢曰張景陽詩曰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壁士贇曰謝莊月賦綠苔生閣淮南子一葉落而天下知秋漢武帝詞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黄落兮鴈南歸陸機詩落葉後秋衰鮑照詩別葉早辭風張景陽詩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園鮑照詩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嘆復坐愁

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

齊賢曰渝州記閬白二水東西流三曲如巴字是爲三巴又劉璋以墊江以上爲巴郡江州至

臨江為永寧郡朐忍至魚復為固陵郡後再以永寧為巴郡固陵為巴東徙龐羲為巴西太守謂之三巴

長風沙隸池州

蓋江行地名也

其二

〔士贇曰〕宋山谷先生黄魯直云太白集中長干行二篇妾髮初覆額真亦太白作也憶妾深閨裏李益尚書作也所謂癡妬尚書李十郎者也詞意亦清麗可喜亂之太白詩中亦不甚遠大儒曾子固刊定亦不能別也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譬如生富貴人雖醉着瞋罵啽囈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耳今太白詩中謬入他人作者略有十之二三欲刪正者當用吾言考之今按啽囈字出列子註云夢寐中語也啽吾南切囈音詣

憶妾深閨裏煙塵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

五月南風興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風起想君發揚子

會于岳陽樓前東下鄂渚以趨于揚子揚子縣眞州所治舊爲揚州永貞縣【士贇曰】巴陵岳州之治也潯江記云羿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謂之巴陵鮑照詩九月寒陰合悲風斷君腸圖經揚子江在眞州揚子縣左與鎮江分界

去來悲如何見少離別多湘潭幾日到妾夢越風波昨夜狂風度吹折江頭樹淼淼暗無邊行人在何處【齊賢曰】湘潭縣在潭州南九十里【士贇曰】陶潜詩去來何依依楚辭悲莫悲兮生別離選詩會少別日多寰宇記湘潭湘鄉湘源爲三湘在今潭州郭璞江賦泰之無象尋之無邊謝靈運詩搔首訪行人陶不明詩今復在何處

好乘浮雲驄佳期蘭渚東鴛鴦綠蒲上翡翠錦屏中自憐十五餘顏色桃花紅那作商人婦愁水復愁風【齊賢曰】漢

渥洼馬樂章曰蕭浮雲𩖁上馳謝靈運詩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曹植詩朝發鸞臺夕宿蘭渚公孫乘月賦鵾雞舞於蘭渚古樂府文彩雙鴛鴦說文翡亦雀翠青雀也古詩今為蕩子婦〔士贇曰〕虞世南史略北齊盧士深妻崔義林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洗面呪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光華取雪白取華紅與兒洗面作顏容

古朗月行 齊賢曰鮑照朗月行曰朗月出東山士贇曰樂府遺聲時景二十五曲中有明月篇及明月子亦曰朗月子

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又疑瑤臺鏡飛在白雲端 齊賢曰應劭漢宮儀曰封禪壇有白玉盤離騷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吳兢解題曰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之天〔士贇曰〕陸機詩非徵

仙人垂兩足

桂樹作團團白兎擣藥成問言誰與餐吳剛斫桂樹

每斫輒合【士贇曰】太平御覽虞喜安論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焉傳玄擬天問月中何有白兎擣藥

蟾蜍蝕圓影大明夜已殘羿昔落九烏天人清且安

齊賢曰淮南子曰堯時十日竝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士贇曰】蟾蜍蝕月見一卷注海賦大明鏕轡於金樞之穴翔陽駭逸於扶桑之津李善曰大明月也言月將夕也周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楊雄羽獵賦人清日晏

陰精此淪惑去去不足觀

齊賢曰春秋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士贇曰】張衡靈憲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兎考靈曜日月為陰精曹植詩去去不復道論語其餘不足觀也已

憂來其如何悽愴摧心肝

齊賢曰顏延年詩悽愴山陽賦【士贇曰】曹植詩憂來無方人莫我知詩云夜如何其

應瑒詩剛愴心哀傷歐陽建詩痛酷摧心肝按此詩借月以引與日君象月后象蓋爲安祿山之叛兆於貴妃而作也玄宗自天寶後內嬖貴妃妃復私祿山傾動天下祿山叛帝幸蜀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國忠死兵不解帝使力士問故荅曰禍本尚在不得已與妃訣引去縊祠下此即所謂蟾蜍食圓影大明夜已殘也至於羿昔落九烏天人清且安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謂時無能誅祿山之人以掃清國步也陰精此淪惑去去不足觀者謂貴妃以滔亂否禍言之耻也因不足觀矣然天下由此而亂乃白之所深憂而心肝爲之摧也其忠憤之意溢於辭外亦哀而不傷者歟

上之回

士贇曰漢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游幸焉其歌稱帝游石闕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蓋誇時事也魏武克官渡言晳公破袁紹於官渡也吳曰烏林言周瑜破魏武於烏林也晉曰宣輔政言宣帝之業也梁曰

也後周曰平竇泰吉[illegible]太祖討平竇泰也

三十六離宮樓臺與天通閣道步行月美人愁煙空齊賢曰西都賦離宮別館三十六所上林賦離宮別館彌山跨谷士贇曰漢郊祀志曰武帝作通天之臺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注曰甬道通閣複道也鮑照詩璇閨繡行月恩疏寵不及桃李傷春風淫樂意何極入輿向回中齊賢曰書周瀛于樂史記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也史記匈奴傳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士贇曰史記武帝元封四年通回中道巡之史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七序情放意蕩淫樂未終史記爲之金輿總衡以繁其飾萬乘出黃道千旗揚彩虹前軍細柳北後騎甘泉東齊賢曰天子曰萬乘日行黃道以人君動法於

目也楚辭建彩虹以招指沈休文詩標峰綵虹外劉向思古曰褰虹旗於玉門綴御在長安西北甘泉在馮翊雲陽縣史記始皇作信宮渭南自信宮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梁簡文上之回云前旆拂回中後車隅桂宮【王】贊曰萬乘見二卷注前漢天文志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也日君象故天子所行之道亦曰黃道王沈賦曳招搖之修旗若綵虹之垂天史匈奴傳孝文時匈奴大入上郡雲中殺掠乃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鋒火通於甘泉長安又候騎至甘泉注云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也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秦皇帝以來祭天屯兵處

豈問渭川老寧邀襄野童

但慕瑤池宴歸來樂未窮

齊賢曰渭川老呂望也望釣于磻溪在今鳳翔郡縣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山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塗周穆王乘八駿升崑崙之丘

萬里乃嘆曰于一人不盈于德而諧于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此窮終身之樂猶百年乃殂世以爲登遐焉（士贇曰）此詩言秦皇漢武之幸洄中者不過弱志於神仙之事而已豈知求賢哉特覬皇亦好神仙其諷諫之作歟

獨不見（士贇曰）樂府遺聲怨思三十五曲中有獨不見

白馬誰家子黃龍邊塞兒（齊賢曰）曹子建詩曰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契丹有黃龍府（士贇曰）唐書傳室韋契丹別種東胡之北蓋丁零之苗裔也地據黃龍北傍峱越河直京師東北七千里東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又地理志契丹州十七府一注曰唐萬歲通天元年以乙室活部落置信州僑治范陽境縣屬黃龍

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齊賢曰）漢西域傳天山冬夏常有雪（士贇曰）史匈奴傳擊右賢王於天山王義曰在伊州

西河舊事曰白山郎天山祈連恐非也唐兵志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隴內道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寇玉門伊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捉十四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

春蕙忽秋草莎雞鳴西池風摧寒梭響月入霜閨悲（齊賢曰）詩六月莎雞振羽陳藏器曰即今紡緯促織也其鳴聲切類紡緯或謂紡緯青如促織而大則促織紡緯不同也謝惠連詩霄月皓中閨（士贇曰）選古詩陽彼蘭蕙花將隨秋草萎

憶與君別年種桃齊蛾眉桃今百餘尺花落成枯枝終然獨不見流淚空自知（齊賢曰）詩螓首蛾眉詩終然永臧（士贇曰）晉書桓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耶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太白亦

以虛謚爲謝朓詩故心人不見

白紵辭（士贇曰白紵歌有白紵舞白鳧歌有白鳧舞並吳人之歌舞也吳地出紵又江

鄉水國自多鳧鷺故興其所見以寓意焉始則

田野之作後乃大樂氏用焉其音入清商調故

淸商七曲有子夜者卽白紵也在吳歌爲白紵

在雅歌爲子夜梁武令沈約更制其辭焉古辭

云白紵白質如輕雲色似銀制以爲袍餘作巾

袍以光軀巾拂塵右白紵與子夜一曲也在吳

爲紵在晉爲子夜歌故梁武本白紵而爲子夜

四時歌後之爲此歌者曰白紵則一曲曰子夜

則四曲今取白紵於白紵取

四時歌於子夜其實一也）

揚淸歌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且吟白紵停綠水

長袖拂面爲君起（齊賢曰曹子建詩誰爲發皓齒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宋玉登徒

子好色賦序曰天下之佳人莫如楚國楚國之麗者莫如臣里臣里之美者莫如臣東家之子晉排歌曰皎皎白緒節節爲雙唐禮樂志曰白紵吳舞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西京賦奮長袖之颯纚蜀都賦紆長袖而屢舞〔士贇曰〕陸機詩洪崖揚清歌呂氏春秋韓子曰長袖善舞古白紵辭皆此句法恐是一躰

寒雲夜捲霜海空胡風吹天飄塞鴻玉顏滿堂樂未終館娃日落歌吹濛

〔齊賢曰〕陸士衡樂府王顏俳瓊蕤方言曰吳有館娃宮謝元暉詩雨遠館娃宮〔士贇曰〕顏延年集胡風南埃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宋玉神女賦苞溫潤之玉顏楚辭滿堂兮美人阮籍詩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郡縣志靈巖山在平江府城西二十四里吳王之別苑在焉有館娃宮琴臺響屧廊西施洞太白此詞全篇句意間架並是擬鮑明遠者今録鮑辭于后可參看之朱脣動素袖舉洛陽少年邯鄲[illegible]爲君舞窮秋九月荷

杜少陵所謂俊逸鮑參軍者其此之謂歟

其二

月寒江清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黃金齊賢曰鮑照白紵曲曰千金顧笑買芳年士贇曰鮑照白紵辭絃悲管清月將入東漢崔駰傳同辭百萬一笑千金垂羅舞縠揚哀音郢中白雪且莫吟齊賢曰七啓曰被輕縠之纖羅士贇曰鮑照詩月幌垂霧羅詩大序亡國之音哀以思陸機詩曰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顔作陽春白雪事見二卷註子夜吳歌動君心動君心冀君賞願作天池雙鴛鴦一朝飛去青雲上齊賢曰晉志子夜造此歌莊子南溟者天池謝靈運詩託身青雲上士贇曰子夜吳歌見題注樂記樂者心之動也史范雎傳須賈曰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

其三

吳刀剪綵縫舞衣明妝麗服奪春暉揚眉轉袖若雪飛傾城獨立世所稀齊賢曰古今註吳大帝有寶刀三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影長安有俠邪曰麗服鮮芳春短歌曰蘋以春暉士贊曰鮑照白紵舞歌辭吳刀楚製爲佩褘列子試皆楊眉而望之傾城獨立見前註激楚結風醉忘歸高堂月落燭已微玉釵挂纓君莫違齊賢曰枚乘上發激楚之結風上林賦激楚結風七命曰激楚迴流風結飛燕外傳趙后手抽紫玉九鶵釵爲趙昭儀簪髻士贊曰楚詞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註曰激楚清聲也成公綏嘯賦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鮑照白紵辭車高馬頓客忘歸陸機詩置酒高堂悲歌臨觴按此三篇句意字面皆與明遠者相出入豈此之曲體製當如是邪抑疑之而作也會有知言者矣

鳴鴈行二十一 曲十有鳴鴈行

胡鴈鳴辭燕山昨發委羽朝度關〔齊賢曰〕後漢書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淮南子曰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鴈門關在代州鴈門縣西鴈門鄉〔士贇〕曰謝靈運詩嗷嗷雲中鴈舉翮自委羽淮南子曰北方曰積冰曰委羽高誘曰委羽山名也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漢書鴈門郡有樓煩縣邊塞故曰關江淹詩乃至鴈門關一一銜蘆枝南飛散落天地闊連行接翼往復還〔齊賢曰〕淮南子曰鴈銜蘆而翔以避矰繳蜀都賦候鴈銜蘆劉淵林註曰銜蘆以禦矰繳令不得截其翼〔士贇〕曰說文岱山高峻鳥飛不越惟有一缺門鴈來往向此缺中過人號曰鴈門山出鷹鴈過鷹多捉而食之鴈欲過皆相待兩兩相隨口中銜蘆一枝然後過缺中鷹鴈見蘆懼之不敢捉也古詩銜蘆過岱嶺自望鴛鴦洲客居煙波寄湘吳凌霜

觸雪毛體枯畏逢矰繳驚相呼聞弦虛墜良可呼君更彈射何為乎【齊賢曰】周禮矰矢也鄭康成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說文曰繳生絲縷也之若反兩都賦矰繳相纏應德璉曰胡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遊何鄉戢翼正徘徊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棲往春翔北上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戰國策有鴈從南方來更羸虛發而鴈下桂陽郡有白鶴降于城樓上或彈之鶴以爪攫板成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公君彈何為【注】贊曰戰國策更羸與魏王處於藨下有鴈雙飛東方更羸虛發而鴈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其飛徐其鳴悲徐其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痛未息驚心未去故聞弦音而下崔豹古今注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矰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為虞人所獲嘗銜長蘆可數寸以防矰繳矰音曾繳音酌周禮毋得春夏采卵彈射飛鳥與此詩其太白遭難避禍而作觀

可哀矣

妾薄命〔王贊曰〕樂府佳麗四十七曲中有妾薄命存曰惟日月曹植有妾薄命篇其事出於漢書許后傳曰柰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今太白則爲漢武廢后陳皇后而作未章詩句則有所感寓也

漢帝寵阿嬌貯之著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齊賢曰〕王逸註天問曰東方皞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王贊曰〕阿嬌陳皇后小名事見前註後漢趙壹歌曰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

寵極愛還歇妬深情卻疎長門一步地不肯暫迴車〔王贊曰〕漢陳皇后傳后擅寵驕貴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後罷退歸長門宮長門賦

奉虛令以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脩薄具以自設兮
君曾不肯乎幸臨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

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

齊賢曰後漢何苗謂兄進曰覆水不收宜深思之士
贇曰陳琳檄吳將校曰而絕于天王粲詩曰一別如
雨濟曰如雨之降不還雲中也鮑照詩寫水置平地
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歎復坐愁

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

齊賢曰王逸註楚辭芙蓉蓮華也說苑曰安陵纏寵
於楚共王江乙謂纏曰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以
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必得長被幸乎士贇曰陶
潛詩曰昔爲三春蕖今作秋蓮房意出於此特易其
字耳漢書李夫人曰我以容貌之好得幸於上夫以
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毛詩他人是偷
陶潛詩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太白之詩其旨古
[illegible]詩事則借古喻今此詩

述前後一轍雖各以無子巫蠱厭勝廢然究其所原實衛子夫武惠妃爭寵有以激之也陳后之廢相如作長門賦王后之廢王諲作翠羽帳賦冀以諷帝而夫婦之天卒莫能回太白此詩其作於翠羽帳賦之後乎不然何以有雨落不上天氷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之語哉

辭意悽斷讀之令人感嘆

幽州胡馬客歌

幽州胡馬客緑眼虎皮冠齊賢曰尚書流共工於幽州九域志幽州九域志幽州大都督范陽盧龍兩城節度士贇曰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本涿郡天寶元年更名笑拂兩隻箭萬人不可干彎弓若轉月白鴈落雲端雙雙掉鞭行遊獵向樓蘭齊賢曰樓蘭國後改爲鄯善治杅泥城去長安六千一百里士贇曰

蜀志張飛雄壯威猛萬人之敵也史匈奴傳士能彎
弓盡為甲騎謝元暉詩雲端楚山見漢書鄯善國名
樓蘭去長安
六千一百里　**出門不顧後報國死何難天驕五單于**
狼戾好兇殘　齊賢曰匈奴傳單于遺漢書曰胡者天
之驕子神爵中呼韓邪單于使人告右
賢貴人令殺右賢王都隆奇因與右賢王共立日逐
王為屠耆單于發兵擊呼韓邪呼韓邪敗走屠耆信
讒殺右賢王父子於是呼揭王恐畔去自立為
呼揭單于右奥鞬王聞之自立為車犁單于烏籍都
尉亦自立為烏籍單于凡五單于　士贇曰古詩遊子不
顧返史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也天驕見
二卷註漢宣帝紀三年詔匈奴分為五單于更
相攻擊書取彼凶殘歐陽堅石詩念昔構凶殘　**牛馬**
散北海割鮮若虎餐　齊賢曰漢書匈奴徙蘇武北海
上無人處使牧羝蜀都賦曰割
芳鮮酌清酤子虛賦割鮮染輪　士贇曰漢匈奴傳匈
奴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

海上正義曰北海郎上海也割鮮見一卷註

支山不道朔雪寒婦女馬上笑顏如頳玉盤齊賢曰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藝文類聚曰漢明帝宴群臣大官進櫻桃以赤瑛盤賜群臣月下視之盤與桃同色群臣皆笑是空盤士贇曰燕支山是契丹之境接唐書地理志契州州十七府一註云咸州本遼州武德二年以內稽部落置初治燕支城史記正義曰焉音煙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丹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祁連燕支二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栢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匈奴失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翻飛射鳥獸花月醉雕鞍齊賢曰詩翩飛維鳥旄頭四光芒爭戰若蜂攢齊賢曰天官書旄頭胡星也蜂攢猶

蜂之聚叢也士贇曰史天官書昴曰旄頭胡星也正義曰昴一星為旄頭胡星六星明與大星等大水且至其兵大起動搖若跳躍者胡兵大起一星不見皆憂兵之象也選任彥昇集序曰昴宿垂芒

白刃灑赤血流沙為之丹名將古誰是疲兵良可嘆

齊賢曰尚書餘波入于流沙班固曰張掖居延澤乃古流沙魏大武分四道出西域一自玉門流沙西行至鄯善一自玉門度流沙北行至車師自鄯善西至且末七百里而適且末國有大流沙數百里則流沙非一地矣士贇曰揚子或問名將曰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隋李文紀嘗謂所親曰自古名將惟韓白衛霍為美談徐敬業詩數奇良可嘆陸機詩春遊良可嘆

何時天狼滅父子得閑安

齊賢曰甘氏星經曰狼一星芒角動搖兵起色青黑赤兵起楚詞舉長矢兮射天狼士贇曰史天官書參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正義曰狼一星參東南為野將主侵掠占非其處則人

[illegible]食色黃白而明吉赤角兵起金木火炎赤如之狐
凡星在狼東南天之弓也以伐叛懷遠又主備賊之
知姦邪者弧矢向狼動移多盜明人變色亦如之矢
下直狼又多盜引滿則天下盡兵也楚辭天地四方
多賊姦些像設
君室靜閒安些

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四

